

过年的时候，你发现了家人的哪些神技能？

过年期间，我哥喝醉了酒撒酒疯，要上来揍我。

嫂子解下一根皮带，默默坐在我面前，在手上缠了两圈，随时准备动手。

我已经两年没回来过年了。

我出生在内蒙古锡林浩特苏尼特右旗，祖国北端的一个边陲小镇。因为体型娇小，面相也不像内蒙女孩，总觉得自己生错了地方，应该生在江南水乡。

小时候家里招待过来内蒙做生意的南方人，他们用一块肥皂换走我家一只羊，三斤苹果换走十几张羊皮子，还一住十几天。

游牧民族一年难见几个活人，大部分日子只有草原和羊群，爸爸备了好酒好肉，款待了这些南方人，事后得知真相，气成无脑地域黑。

刚来武汉时，他总要在电话里叮嘱我：「你不要和那些南蛮子说话，不管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，都是骗子。」

我不仅在南方待了十年，还和「南蛮子」处对象，家人完全不能接受。我男朋友是武汉人，谈了七年，至今没有勇气带他回来。

我哥是那种将男主外女主内视为信仰的大男子主义者，他觉得只有最奸诈最狡猾的人，才舍得让老婆创业吃苦。

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嫁人就应该被养着，吃饭打牌买貂。

我的初恋是和哥哥一模一样的人，典型的内蒙壮汉，爱喝酒，酒后就变成一个巨型炸药桶。我总是能点燃他，让他变得暴躁。一次寻常不过的吵架，只是因为我走在前面没有留意他在后面停了下来，他一拳爆锤电线杆。

当然，电线杆没爆，他手断了。

我们是早恋，十几岁就在一块儿。高考那年，他怕我去外地读大学，半开玩笑半吓唬我：「你要是不嫁给我，我就杀了你，然后自杀。」

我在考场里便下决心要从内蒙出逃。

填报志愿时，我骗初恋要去哈尔滨，却把高考志愿填到了武汉。之后的很多年里，他总会有很多办法找到我的联系方式。为了躲开他，我断绝了所有共同好友的联系，过了十年才从同学群里加了微信。

02

过年回家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。什么时候结婚，今年赚了多少钱，亲戚朋友的热切询问像是一种变相的 KPI。

没做出什么成绩，会近乡情怯。好在我 2019 年小有成就，便喜滋滋踏上归途。

飞机一落地就收到很多消息，老同学都在邀约相聚，初恋的微信也发了过来。他早已结婚生子，活在内蒙的人堆里，很难再挑出来。这也是这么多年来，他第一次主动问候。

「你回来了？请你吃个饭。」

「不用了，谢谢。」

「我总觉你会回来的，我以前梦到过。」

他总觉得我一定会回来，说女孩子家家怎么可能跑那么远，女孩子家家搞个什么事业。

女孩子家家，我最讨厌的五个字。这也是我不想回内蒙的主要原因，我想默默对抗十八线边陲小镇的大男子主义风气。

初恋是这样，我哥更是这样。

我哥从小就是学校的扛把子，能动手尽量不吵吵，把锡林郭勒盟的学校都上了个遍，才勉强读到高中毕业。

毕业后被我爸送去当了兵。我哥自己都说，如果不是去当兵，现在不是被打死，就是自己进去了。他的那些江湖朋友，死了几个，进去几个。

我嫂子嫁给我哥后基本没上过班，只在侄子的幼儿园当过生活老师，干了不到一个月，我哥死活不让她上班了。

「你在家拖个地都不太愿意，你去那儿怎么就那么有奉献精神？那是啥地方，故宫吗？还要跪着用抹布擦地板。」一想到我嫂子擦地板的情景，我哥就不行了，借着酒劲儿哭得哇哇的，「是穷的过不下去了吗？」

说完之后，我哥抽根烟，眯着眼看着我：「你就是被南蛮子洗了脑，天天受的像头驴。咱们这儿的媳妇儿，哪家吃这种苦。」

我哥定居在苏尼特右旗赛汗塔拉，位于内蒙中北部，一个边陲小镇。最好吃的羊肉在内蒙，内蒙最好吃的羊肉在苏尼特。

我在他那里待着休整了几天，等我妈过来同去买年货，然后一起返程回牧区。

和妈妈一起去赛汗塔拉的超市置办年货时，我猛然发现连这个边陲小镇中也有零星几个人戴了口罩。

我如梦初醒，赶快买了 30 包医用口罩，拆了一包给自己捂上，心中踏实了几分。

叔叔开玩笑说：「一看你这戴口罩的就是外地回来的，小心被抓走。」

「我十号就离开武汉了！」面对玩笑，我紧张地解释起来。

我给男朋友打电话。「你不要瞎跑，我买了很多口罩，寄回去你给家人分了，么不当回事。」

他没有意识到事情很严重，敷衍地回应：「好滴好滴，晓得啦。别个都说了么恐慌，么瞎囤货。」

年二十九，武汉封城，快递停运，口罩寄不过去了。

他刚放假，为了照顾我养了七年的猫，暂住在我那，住所连锅都没有，只能靠点外卖度日。

03

一整晚我都魂不守舍，满地踱步，思考着自己能做点什么。只有做点什么，才能消退那种快要被淹没的无力感。

跟男朋友打电话，他说室内公共交通也掐断了，连外卖也点不到了。家里犄角旮旯里翻出了一个小电锅，能勉强煮点面吃。

我灵光一闪，跟我爸说，给他炒点肉酱吧，等我哥初三回旗里一起寄回去。

内蒙的肉酱确切说是羊肉干。草原长大的孩子，对肉挑剔。南方的肉肥的太腻瘦的太柴，我去了南方才知道，羊肉原来可以这么膻。

苏尼特羊吃沙葱长大，自己把膻味给去了。

我把新鲜羊肉切成 iPhone 充电器大小的肉块，放到大锅里慢火烘炒，炒干水分和肥肉，肉刺啦刺啦地响。炒干后撒盐，肉块

缩成指关节大小的羊肉粒，放到一个大罐里装着，煮面炒饭挖一勺。

哥哥在喝酒。

「那么大个武汉，还能缺他点吃的？」我积极炒肉酱的姿态让他心烦。

「家里没锅，不能做饭，他只能煮点方便面之类的简餐。」我小声解释。

「还没出嫁呢，就这么溜须拍马，嫁过去之后，人能把当个人？你就注定是个吃苦的命，嫁那么远，给人当牛做马。」

我闭嘴不敢说话。

晚上吃年夜饭，哥哥喝多了，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爸爸又拿来一大块羊肉，准备帮我再多炒一些。八九点钟的时候，哥哥突然醒了，看到我爸在忙活，突然就发起了脾气，站那儿骂骂咧咧：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这样招呼他。还让我爸给他炒肉酱？」

爸爸跟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别理他。我不敢说话。哥哥脾气臭，喝多了更不能惹。

可他还是耍了酒疯，叫嚣着要把锅砸了。嫂子冲出来，骂了他一顿，消停了十几分钟，他又开始说醉话。

「还没嫁人就不回家过年，谁能看得起你？以后嫁过去有你好受的。」

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要这样招呼他，他是武汉市长？以后被欺负死也是自找的。」

「他算个球.....武汉又能咋样，我照样能杀了他.....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杀了他全家。」

.....

爸爸吼他，一家人吵成一团。

我自始至终没说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隐隐约约觉得有点搞笑，偷偷笑了一下。这个笑把我哥彻底激怒了，炸药桶爆了，他捡起一只鞋子朝我砸过来。

跟着鞋子一起起飞的还有我爸，他拿着火钳子就冲了过去，把哥哥摁在沙发上一顿揍。「老子还没死呢，还轮不到你，今天是你，我轻饶你。换成别人，一刀就了结了你。」

嫂子解下一根皮带，默默坐在我面前，在手上缠了两圈，随时准备动手。

果然，趁爸爸不注意，哥哥又冲过来。嫂子抡起皮带就抽，打得我哥前进不得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人狠话不多的天仙配。

直到我妈回来才结束这场闹剧。哥哥后脑勺被甩开了一道三四厘米的口子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我的小拇指也被误伤，肿得老

高。

04

家庭战争消停了，我的内心却平静不了。

武汉封城后铺天盖地的消息令我惶恐，脑子混乱了一阵，渐渐空了，只剩两个字：完了。

早教中心每个月房租 12000，还有 5 个员工的工资社保，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，每月也是接近三万的支出。时间久了，我还要面临家长退费，损失无法计算。

我飞快地计算着手上的钱还能撑多久，如果撑不下要关店，要退多少钱。

「妈，完了，武汉封城了，我回不去了。」

家里人不相信武汉会封很久，不相信和平年代会有这样的突发事件。

他们对我抱着手机长吁短叹流露出来的焦虑和绝望非常不理解，简单粗暴地打断：「闹求个严重，能有啥事儿？大过年的垂头丧气的不吉利。」

我跟男朋友发消息：「怎么办？我要破产了。」

「能活着就不错了，还想这些。」

大年三十，贴完对联儿，一家人包饺子的时候，我爸不断接到当地政府各个部门的电话。

第一个是派出所的，询问我是否从武汉返乡，具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后面又陆续接到旗政府、镇政府、疾控中心、医院、大队的电话。

后来只要我爸的电话一响，一家人就紧张的看着我，说肯定是我找的。我爸开玩笑说：「这比杀了人都严重啊，杀人犯都没有被这样盘查过。」

哥哥酒醒后把那场闹剧全部遗忘，不管多少人说他昨晚骂了我半宿还准备打我，他都露着两排大白牙，憨厚笑笑，「不能的，不能的，我怎么可能打我妹子。」

他爱放鞭炮，牧区禁止，就买了很多烟花，等不及夜晚，已经放掉大半。

他还买了很多小孩儿玩的烟花，一把给我侄子，一把硬是要塞给我，说：「给你买了很多，不怕，可好玩儿了。」

我爸在旁边打圆场：「你哥还把你当小孩子，还以为你就十来岁。」

年初一，政府工作人员带着疫情防控手册以及隔离通知书上门了。

当天大雪封路，谁也没料到这种情况还会有人造访。工作人员推门而入时，全家人都紧张起来。

爸爸一辈子也没和这么多吃公粮的人打过交道，慌张了起来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。

工作人员的态度比我想象中好，安慰我：「不要害怕，你现在回家了。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说，政府会帮助你的。」

我坐在一旁，小学生一样，认真地写行程单和紧密接触人，一点一点地回忆 10 号当天从武汉出来的行程，越写越慌，我居然接触了这么多人。万一自己是病毒携带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从 10 号算起，病毒潜伏期已过，我没有出现症状。后来看到无症状传播者的新闻，又开始恐慌起来，怎么也不安心。

签好居家隔离书后，我和男友联系，他的情况比我想的要糟糕一些。掐断公共交通之后，连私家车也禁行了，原本每天开车回家吃饭的路也封了。小区封闭，禁止私自外出。

我让他在关闭之前回家住，他说，「那猫子呢？万一封的时间久了，猫子不得饿死。」

「我这里不能做饭，你不能每天吃方便面吧？」

「想办法撒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」

他向来都是心态乐观的人，囤了一堆方便面，速冻饺子，顺带还搞了几十个鸡蛋。反倒开导我：「么想勒多，能活着就不错啦！来来来，我给你表演一个小电锅煎鸡蛋，快说我棒棒。」

朋友圈里的同行都在积极求生，开起了线上课，而我被困在大牧区，连稳定的网都没有。

我什么都做不了。

05

年初三，哥哥准备去旗里帮我寄口罩和肉酱，开车走了没一会儿，又慌张地返回，「路堵了，旗里封死了，不让进出。」

电视里滚动播放着各地的疫情，令他也害怕起来。

男友的姑姑发烧五天，不能确诊，入院无门。我的好友，一家五口确诊，每天在微博上求助进不了医院。

家人开始恐慌，我反而平静了。

听到一阵狗吠，门口来了生人，我妈喊我出去。

三四个戴着口罩的人出现，有一个身影，陌生又熟悉。我看了半天，突然笑了，这是我的初恋呀。

那个十七八岁的青涩少年也变成了挺着肚子的油腻中年，烫了羊毛卷也遮不住发际线，随风左右飘荡，戴着口罩只露了两个眼睛，眼神倒是比以前柔和了很多。

我披头散发，没洗头没化妆，穿着一个破烂黑羽绒服，肥大蓝色牛仔裤，趿拉着一双黑色的雪地靴，手里还晃悠着一根草。

他拿着体温枪朝我晃晃。我走过去，他在我额头轻轻一点，36.3度，记录在本子上。

他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

医生例行询问了一些问题，留了一瓶消毒液就走了。

之后，我收到了他的信息：「我老了，你看起来没什么变化，还是像十七八岁。」

十一年了，我们第一次正常说话。

他不是公务员，也不是医生，只是想出点力，做了志愿者，听说要下牧区量体温，知道是我，不符合规则也跟着来了。

想起之前囤的口罩，我跟他说：「我还有三四百个口罩，准备寄到武汉的，现在也寄不过去了。」

「你有多少？都卖给我吧，我捐出去，医院急缺。」

他的嫂子在医院上班，那个医院成为定点医院，物资极其匮乏。

「跟武汉比起来，这里的疫情可以忽略不计，再说就三四百个口罩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。」我默默权衡着。

「有作用，有总比没有强。正是因为不严重，所以才更要重视，稳住了内蒙才能支援武汉呀。」

他的话让我一怔。

我问他，「你不怕死吗？这个节骨眼当志愿者。」

「怕啊，谁不怕死，但人总是要做一点事情吧。内蒙疫情不严重，人们不够重视，不挨家挨户的宣传，都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武汉。」

我说口罩都给你了，算我捐的。

他发了一个《内蒙医疗队出发援助武汉》的链接给我，说：「一切都会好的。」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回他：「我收起我对你的偏见，你是个好人，谢谢你！」

正月初十，大队书记在群里号召牧民捐款支援武汉，群里都是六十岁往上走小学文化程度的留守牧民。捐款方式是直接在微信群里发红包，有不会发红包的，还有人用语音笨拙地教学。

原本我对这场捐款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，耐不住我爸坚持，只好不耐烦地教他发红包。正折腾着，我妈进来了。「你们父女俩干嘛呢？」

「给武汉捐款呢，瞎折腾。我不就是武汉难民，捐给我得了。」

「那肯定得捐啊，咱们姑娘就在武汉，别人不捐咱也得捐。多捐点吧。」我妈的话倒是让我意外。

我哥推门而入，蹭过脑袋来，「妹子，把我也拉进群，我也捐点。」

06

相比而言，我算很幸运了，我在牧区隔离，能带着狗在草原上晃晃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

每天都起得很早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

冬天牧区的羊出群晚，牧民一天只吃两顿饭，早上十点一餐，下午四点一餐。

每天早上 7 点半准时开始烧奶茶，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好的事。把装满砖茶的茶包丢到开水里煮，三滚之后水变成红褐色，捞出茶袋，兑入鲜奶，再用铜瓢高高地扬个三次，奶香和茶香溢出，一锅奶茶就熬好了。这美好的任务就完成了，然后等我爸起床煮肉。

奶茶手把肉，吃上一顿扎实的早餐，迎接新的一天。

羊出群后我和妈妈一起照顾留在家里的小羊羔。我们把羊圈扫开一块，拆一捆草，刚出生二十来天的小羊羔子撒花儿似的跑出来。它们好奇地盯着我，像吃奶一样含着我的衣襟，不一会儿就围来许多只，胆子大的踩在我身上，闻我的脸，咬我的头发，咩咩叫着。

我突然觉得，好像家里也挺好的。

等疫情过去，明年春节，我一定要带男友回来。